

倚灣而立

舊金山 (San Francisco) 扶青社

今年2月初，這9位年輕專業人士圍繞在這張手工製作的會議桌旁，一邊喝著罐裝的白爪酒精汽水 (White Claw

Hard Seltzer) ——有芒果、黑櫻桃和天然萊姆的口味——一邊構思著一項計畫。名為「一件難事」(One Hard Thing) 的

這項計畫，旨在幫助銀髮族完成他們無法獨力完成的生活雜事。想像搬動一件沈重家具或翻動一張床墊。

這群扶青社社員，在與舊金山夜間扶輪社 (RC San Francisco Evening) 合作下，計畫走遍北灘 (North Beach) 區，服務需要人手幫忙的老年人。去年秋天，他們同樣與該扶輪社合作，組裝內有手電筒及太陽能收音機等物品的急救箱，然後分送到老年人家中。

歐圖·哈奇 Otto Huckle 表示：「回饋的感覺真好！」同桌社員們紛紛點頭稱是。這群總數只有10人的扶青社社員，期待籌辦一項屬於他們自己的活動，但創立於2019年4月的舊金山扶青社由於剛滿1歲，一切才正要起步。

28歲的波特蘭·海柏夫 Portland Highbaugh 是該社創社人兼現任社長。她說：「我們正全力把社員人數衝到至少20人。」她在2019年搬到舊金山時，找不到像她先前在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諾 (Juneau) 參加過的社區型扶青社，於是決定要採取行動。短短幾個月內，在2019-20年度5150地區總監蘇·羅考 Sue Rokaw 的協助下，海柏夫的夢想實現了。羅考表示：「你就是知道



受限於新型冠狀肺炎 (COVID-19) 的禁令，舊金山扶青社的社員們無法一起合照，但他們的身影還是會出現在 [facebook.com/SanFranciscoRotaract](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anFranciscoRotaract)。

她是那種下定決心就一定會完成的人。」

當維多利亞 Victoria 和梅根·摩爾斯 Meghan Morse 得知海柏夫打算創立扶青社時，她們自願伸出援手。這對 28 歲及 26 歲的姊妹，在成長過程中跟著身為聖克魯茲日出扶輪社 (RC Santa Cruz Sunrise) 社員的父親羅伯·摩爾斯 Rob Morse 旅行到瓜地馬拉等地參加扶輪計畫。

在每個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二的晚間，這群扶青社社員會在向舊金山扶輪社 (RC San Francisco) 社員琳恩·拉寇 Lynn Luckow 租借來的一間市中心辦公室舉辦例會。舊金山扶輪社及舊金山夜間扶輪社共同輔導該扶青社。這個空間由於不像當今舊金山高科技的光鮮亮麗，因此格外醒目。舊金山曾以其作為時髦又放蕩不羈的藝術家群聚的飛地聞名，如今已經蛻變成推特 Twitter、谷歌 Google 及優步 Uber 等高科技巨擘的重鎮。

「我喜愛這種社交活動和透過扶輪認識人們。」

一幅幅素描及繪畫和一排又一排的書本布滿牆面，讓這個辦公室空間感覺有點像工作場所、有點像畫廊，又有點

像是個舒適的聚集地。這個環境反映出該社隨性、不追求高科技的氛圍。社員們似乎沒有一心想成為下個馬克·祖克柏 Mark Zuckerberg。他們關心的反而在於界定出基本的共同目標。在 2 月的例會上，海柏夫單刀直入問全團一個問題：你們到底想要這個扶青社做些什麼？

在場的 3 男 5 女，年齡介於 23 到 30 歲間，都認真思考了一番。擔任廣告客戶經理的維多利亞·摩爾斯表示：「更多的服務。其他扶輪社員可以利用週末從事服務，但我們全都時間有限，因此我們專注在做其他事情。但既然我們每個月撥出兩個星期二的時間給扶青社，或許我們可以利用其中之一來從事服務。」

23 歲、任職於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(Ernst & Young) 的泰勒·李 Taylor Lee 建議，社員們應該與扶輪社員們合作辦理更多類似分發急救箱的計畫。

維多利亞·摩爾斯接著又提議分享知識。「我們全都有自己的專業技能。」她說：「或許在例會中，我們可以每個人花 10 分鐘談談各自專精，而且認為對其他年輕專業人士會有幫助的主題。在我工作的地方，我們每週會找一天在午餐時間做類似的分享，主題從橄欖球到資源回收什麼都有。」

30 歲的戴恩·羅賓森 Dayne Robinson 是史丹佛大

學 SLAC 國家加速器實驗室 (SLAC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) 的控制及自動化工程師。他在 2015 年搬到美國前，是牙買加新京斯敦 (New Kingston) 扶青社的社員。這一晚，他是以賓客的身分參加第一場例會，而他不假思索就支持摩爾斯的點子。「我們也做過那樣的分享。」他說：「我們有個社員真的很懂投資。我們總是能學到東西。」

如同摩爾斯姊妹，27 歲、在特斯拉 (Tesla) 擔任電動車充電系統產品工程師的歐圖·哈奇，也是來自扶輪社員的家庭。在德國長大的他，多次陪同雙親出國參加扶輪文化之旅；而在就讀伊利諾大學和之後在 2016 年為了工作搬到阿姆斯特丹期間，他都加入當地的扶青社。他說：「我喜愛這種社交活動和透過扶輪認識人們，同時又能夠回饋社會。」

海柏夫也認同道：「能和自己年齡相仿、又懂得找樂子和關心社會的一群人在一起，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棒的了。」

撰文：Stephen Yafa

扶青社正在蛻變：詳閱 5 月號的「扶輪青年服務團升格」(Rotaract Rising) 一文以瞭解近來的變革。